

【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】

作家眼

## 故友重逢

——《北京西郊故事集》补遗

徐则臣

《北京西郊故事集》写到的那些人物，确切地说，那些“杂取种种，合成一个”的人物原型，多年前早已经离开了北京。相聚偶然，分别却是命定。也因此，我再去那片西郊之地，免不了要物是人非地怀上一番旧。



《北京西郊故事集》写了九件事，最后一个故事《兄弟》，写于2017年。写完了我继续等，想着那口灵感的井能再蓄出足够量的水，再写上一两个故事来。反正也不赶着出版，从这个系列里的第一个故事开始讲，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八年，不急这一时半会儿了。但是没等来，一直到2019年底，我一直枯着。不是没故事可讲，而是没有让我心动的故事可讲。也罢，9是个大数，就此结束也挺好，于是书稿交给出版社。“西郊”的事告一段落。

但是我住在西郊，至今仍在西北五环外，每天上下班都要穿过《故事集》中写到的那片广大的北京西郊之地，所以只要半路下车，满眼依然是“西郊之事”。《故事集》写到的那些人物，确切地说，那些“杂取种种，合成一个”的人物原型，多年前早已经离开了北京。相聚偶然，分别却是命定。不仅仅因为“京城米贵，居之不易”，更因为内心蓬飘萍寄，终是无所依傍。年轻时可以四海为家，年既长，出入奔走的已经是一家人的生活了；年轻时飘零任性是无畏，一家老小背在肩上还任性，那就是无赖。我眼见着他们一个个离去。也因此，我再去那片西郊之地，免不了要物是人非地怀上一番旧。

其实十年来过去，城市化跑马圈地，一日千里地现代，早就人非物也非了。《故事集》中写到的那些小鼻子小眼的屋顶、院落和寻常巷陌，推土机不知光顾过多少次，郊区已然进城多年了。若非隔三差五去晃荡一圈，很多地方我肯定认不出来。“玄都观里桃千树，尽是刘郎去后栽。”

前两天下班回来，半路出了地铁，扫辆共享单车，在西郊的大街小巷穿行。没目标，转悠到哪算哪。疫情持续了几个月，憋坏了。路上人多了些，脸上都捂着个大口罩，谁也不认识谁，相互间有一点好奇，也只是“道路以目”。当年那些歪歪扭扭的胡同、破旧的院落、院子里违建的房屋、社区外的旧书店、周围的小餐馆、巷子尽头人头攒动的烤串和麻辣烫摊子，以及身着肥大的老头衫、沙滩裤，趿拉拖鞋，蓬头垢面、两眼迷离的年轻人，都不见了。楼房，马路，小区、路边店铺的招牌都是制式的。城市化不允许有例外。我像个游客在曾经的熟识之地漫游。拐过两条巷子，看见一个穿花衬衫的男人站在路边，低着头对手机发火：

“把两个灶头并在一起有这么难吗？”

我还没回过味儿来，那人又说：“猪头，猪头！两个！”

这声音好像有点熟悉，而且每一句话他都要打个嗝。我的车子已经骑过去了，放慢速度铆着身子往回看，那人还在说：

“那必须得扒啊。跟他们说，都

来，吃个够！”

间以两个嗝。我停下。班，班，我竟然想不起那个河南人的名字了。但是声音已经冲出了口。“喂——”我说。

那人把电话撤到一边，盯着我看了三秒钟，举起闲着的左手，食指一点一点地指我，“哎呀哎呀，你是，大博士！”他对着电话说，“挂了挂了啊，回头再说。我遇到我兄弟了！”

这个又胖了一圈的家伙姓班，但他叫什么？我的记忆力好像突然拐不了弯，我只好说：“老班，真是你啊？”

老班晃着大肚子奔过来，一把抱住我，我觉得他的那两只粗胖的长胳膊连自行车都圈在怀里了。想起来了，他叫班小号。大我两岁，那时候我习惯叫他小班或小号。刚认识他那会儿，我还在北大念书，他在我们学校食堂当厨师，调的凉拌猪心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凉菜。我常去他掌勺的那个食堂打饭，他跟打饭的师傅交代：下手重一点，别舍不得，那是我兄弟。那两年我吃得总是比别人多。我快毕业时，他从食堂辞了职，到北大西门外一家馆子里当大厨。辞职的原因，他的说法是，有了女朋友，要考虑结婚的事，得多挣点。我得到的消息却是，因为他在窗口打菜时总打嗝，被学生举报了。也是，师傅一边给你打饭菜，一边忙里偷闲地打着饱嗝，听着是有点不太得劲儿。他就主动辞职了。打嗝的毛病也怪，据说某天一早醒来，刷牙喝第一口白开水噎了一下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要不是刚刚他的河南普通话里还穿插着饱嗝，我可能就骑过去了。

我坐在自行车上被他抱了足有两分钟。两分钟里没打嗝，但他身上的扒猪脸味儿也没有了。小班，现在该叫老班了，他的拿手菜还不是凉拌猪心，他说拌个猪心叫什么厨艺，这活儿半夜梦游干了都不会失手，扒猪脸那才算厨艺。那才是当家本事，当初北大西门外的餐馆高薪把他挖走，冲的就是这一手。

后来我毕业了，在西郊租了个房子，碰巧跟小班邻居，继续一起玩。他叫我“大博士”，我纠正他，只是硕士，他不管，人前人后还这么叫。那就叫吧，在他看来，“大博士”应该跟“秀才”差不多。后来他的女朋友也吹了，那姑娘是他隔壁县的，非要让小班也回去。她的理论是，对一个女人来说，只有待在一辈子要待的地方生孩子、养孩子，才叫过日子。小班问，要是带着孩子阶段性地生活在北京，该叫啥？女朋友说，叫寄居、逃荒、流浪。说得还挺文气。小班不想走。扒猪脸成了饭馆里的招牌菜，每天客人源源不断地进那家馆子，奔的都是这道菜。作为一个厨师，小班觉得自己值。那姑娘一咬牙一跺脚，梨花带雨地跟他散了伙。分手后一年不到，北大西门外有一片要拆迁，饭馆得夷为平地，

小班换到了另外一家餐馆。再后来，因为老板心太野，借高利贷想干票大的，大生意没弄成，小馆子也搭进去了，小班又换了一家。

事情就这么吊诡：人顺的时候，怎么走一路都是绿灯；一旦触了霉头，转到哪条街上都会被红灯堵上。北大西门外的馆子拆迁之后，班小号同志上班的时间可能都没有找工作的时间长。做了两年邻居，我搬到了步行二十分钟外的另一个小区，偶尔回去和朋友们聚，见到的小班不是在工作，就是正打算离开某个餐馆。跟换工作相比，换女朋友的频率没那么高，但看上去可能修成正果的，在他搬离西郊之前，我一个都没发现。

那时候我还年轻，不明白为什么姑娘们一旦到了谈婚论嫁阶段，就要求小班跟着回故乡。她们无一例外都要在老家先买套房子。我跟其中一个姑娘聊过，她回我：你是公家人，当然没有后顾之忧。这些年过去了，我早已经明白“公家人”和“后顾之忧”意味着什么。其实当时我跟他们一样，也没有北京户口，在单位是编外人员，一样的打工者。但他们认为，我有一个北大的毕业证，足以遇佛杀佛、逢祖杀祖了，好像那张纸就是尚方宝剑。我说，每年北大毕业上万人，吃不上饭的一抓一把。姑娘说，你是男的，你不懂。

好吧，我们没再争下去。现在我完全理解她们，过日子不容易，对一个漂泊在外、还希望能有个幸福的家庭的女人，尤其不容易。工作、住房、医疗、孩子的教育，哪一条都可以让缺少“尚方宝剑”的她们悬在半空。身体悬在半空或可忍受，要命的是精神也悬着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；每一场风来，她们都得摇晃，梦想、尊严、现世的安稳与幸福，经不起摇晃几次就散了架。

再然后，我又搬家。十几年里我换了六个住处。小班也搬家，搬到哪儿去我都不知道。那些待在西郊的朋友越来越少，经常是在和朋友的通讯联络中得知谁谁谁离开了，或者那个窝再战，或者回老家了。我就是在电话里获悉小班挪了窝，他去了石景山的一家餐馆，人也搬了过去。忙起来都像陀螺，朋友间也音问萧疏。某一日想起某个朋友，拨了号，都是一个女声在应答：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。听一次，心里就空一块，仿佛年轻的西郊岁月不曾经历过一般。

当所有的号码都变成空号，即使我依然身处西郊，每日出入其间，它也是我名副其实的缅怀与纪念之地。

所以，你就能理解我重逢昔日的小班、现在的老班，是如何的百感交集了。

小班真的老了，头发白了一半。“哪能不老，”他说，“五十的人了。”

他正搬家，房子里叮叮当当，就

跑到路边接老婆的电话。老婆在老家，问他招待亲戚朋友要准备哪些酒菜。

“大博士，”老班抱着我的肩膀说，“哥要回去了。”

“回老家？”

“没错。哥在北京的日子到头了。”我跟他讲，就我所知，他是当年西郊的兄弟姐妹中最后一个离开北京的。

“哈哈，”他拍着大肚皮，“竟然是老子耗到了最后。”

“是不是有点伤感？”

“伤个屁感，你哥又不是写小说的。就是看着这一堆家具，还真有点舍不得，兄弟你要不嫌弃，能用的都拿走，我也省得收拾了。”

我摆摆手。我那蜗居，书都堆到阳台和卫生间里了，老婆天天威胁着要从窗户直接扔到楼下的垃圾桶里，再添两件家具，等于主动给老婆提供借口。红木的也不要。

老班进房子里拎了瓶酒出来，非要找个地方跟我喝两杯。要不是家伙事都打包装箱，他就亲自动手给我扒个猪脸了。他跟搬家的师傅说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剩下的活儿明天再说。既然要撤了，不赶这一会儿。

幸好疫情松动，饭馆差不多都开了。过去的馆子一家都不在了，我们坐进一家新馆子里。吃没有喝重要，喝没有说重要。说了一阵子后，说没有不说重要，到后来便不再吭声。那些峥嵘的西郊岁月和星散的朋友。我们像为逝去的共同时光默哀，举起了杯。最后，西郊淹没在北京五月的深夜里，老班抹一把眼泪站起来，抱着我：

“兄弟，就此别过。”

我骑在共享单车上，单脚点地，看他摇摇晃晃回到他在北京西郊最后一晚的住处。明天他就回老家。

在消失的这些年里，老班转了小半个北京。从石景山到大兴，到崇文（那会儿崇文区还在），在门头沟待了半年，又回到了海淀，还是这一块西郊之地。他说还是在这里心里踏实。这些年他谈崩了四场恋爱，两场是他踹了人家，另两场是人家踹了他。嫂子是陕西人，吃苦耐劳，对他不能说百依百顺，起码大事上没有发表过反对意见。这些年跟着他在北京周游，开过饭馆，卖过快餐，做过红红火火的“老班卤菜”，孩子也一身肉味地念到了小学五年级，要小升初了，娘儿俩才回了河南老家。没有北京户口，小升初太麻烦。妻儿回去后，老班在县城买了套房子，安顿妥了，又一个人回到西郊。先在一家馆子里当大厨，因为帮一个打下手的小伙计说话，跟老板顶起来，一生气炒了老板，在附近超市门口租了个比卫生间还小的玻璃门面间，重新做起了老班卤菜。

生意一如既往地好，色香味俱佳。又赶上了，市容整顿，类似加塞的隔断和小门面一律拆除，他只好把一套家伙又搬回出租房里。开始半个月，每天在小区门口躲躲闪闪地打游击，见了城管推起车子就跑。（下转第5版）

风来，都得摇晃，梦想、尊严、现世的安稳与幸福，经不起摇晃几次就散了架。

身体悬在半空或可忍受，要命的是精神也悬着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；每一场